

■陈振清

依稀记得五十年前，小学四年级放暑假，我跟着母亲到北麂外婆家度假，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台风。那年农历七月，我跟在表兄后面，整天赶着潮水在海边的岩缝中抓岩蟹、挖海贝、寻辣螺，忙得顾不上吃饭。有一天，大表兄告诉我台风要来了，不能再去海边了。“危险，会死人的！”他的话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骇人的阴影。

果然，台风随之而至。次日上午，海上开始发浪，我站在外婆家房子后的山坡上，看到前方的海面已经没有往日的宁静和碧蓝了。远处，一排排的浪头，前仆后继，奔腾而来。几只归航的小船在浪峰峡谷中起伏摇摆，在大自然的淫威下，它们显得那么苍白无力！

当天下午，风力不断增大。据大舅父说，风力已达10级了，晚上可能还要增强。他一边嘱咐我不要外出，自己却披着蓑衣，顶着风雨前往码头。他心中记挂着泊在港湾中的小船，这可是一家人最值钱的财产啊！

入夜后，风浪更狂了。外面漆黑一片，远处狂浪冲击码头传来了“隆隆”的拍击声，近处是一阵阵风卷过屋顶的呜呜声，令人毛骨悚然。躲在父亲的怀抱里，我瞪着眼睛，望着不断颤动的屋顶，真担心它会砸下来。后来，在风雨声的不断催眠下，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……

醒来时天已放亮，风雨还在继续，但雨势已比前一晚小多了。走出家门时，我惊呆了，周围一片狼藉，不少人家房顶被掀得七零八落。大舅父家的石头房刚建造的，结实，没有大的损坏。可房子的左厢房，却不见了踪影。惊讶之余，我们才在后山100多米处找到它的“零部件”——几根木料和油毛毡碎片。

这次台风在老人们眼中还排不上号。他们说，这只是“擦边球”，风力还不到12级。还好，由于老渔民的警觉，凭着多年与台风搏斗的经验，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，没有发生伤亡的大事。可是，大舅父与其他几家因没到洞头港避风而选择留在港湾中的渔船，在海浪的冲击下已“粉身碎骨”。“天啊！这几年白忙活了。”大舅妈的无奈，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。

后来，我来到海岛从事医务工作，一干就是18年。其间，经历过不少次台风。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，我们的努力有时候显得那么苍白无力，但也有令人感慨的时候。

记得1994年农历七月十五，这天适逢天文大潮，老人家都说这个时候遇上台风，潮大浪急最要命。幸好，上世纪九十年代气象科学已比较发达了。早几天，乡政府接到台风信息后，立刻组织渔民抗台。渔民们早早收网回港，赶赴洞头港避风去了，港湾里只留几只摆渡的小船。

那天，我在壳菜畚分院上班。医院很小，只有二间二层楼，我和一位药房人员一起值班。当天上午，接待了几名病人和外伤渔民后，下午就没人上门了，医院显得空荡荡的。窗外，狂风肆虐、暴雨如注，灰蒙蒙的空中漂浮着各种各样的杂物，不时有不明物体砸在房顶上。入夜后，天越来越黑了，飓风带着令人心寒的嘶吼在我们周围久久徘徊，让人感到一种不祥和后怕。

晚上9时左右，一阵剧烈的拍门声打破了夜的沉寂。“救命，救命啊……”一个外地人背着一个50多岁的妇女，踉踉跄跄地进了边门。电已停了，医院里只有一盏古老的回型灯，明时明暗，透着一丝寒光。

救死扶伤的本能让我迅速进入状态。伤员是他的老婆，面色苍白，呼吸急促，表情痛苦。检查发现头皮严重撕裂，血流如注。我们立刻压迫止血，快速建立静脉通道，进行抗休克治疗。同时，在两只手电筒的配合下，我开始清理创口，进行缝合……半个小时过去了，缝了20多针，手术终于完成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定下神来，这才回到这个风雨肆虐的世界。此时，不断有瓦片砸在二楼的水泥地板上，雨水早已顺着楼梯倾泻而下，楼下已是水漫金山了。

这时，陌生的老人流着泪感激地说，他们是外地人，来海岛打工还不到一年。上午村干部来动员，要他们搬到安全的地方，他不在意，等到大风把房顶掀走了，才想着逃出来。他们爬着从山背上下来，不知跌倒了多少回。快到村口时，一根飞来的竹片击中了他老婆的头部，“幸亏有你们，才捡回了一条命。”

次日，天渐渐地亮起来了，风雨也平静了不少。我斗胆上楼一看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房间里一片狼藉，房顶的东北角被风掀走了。

台风过后，我们才知道这次9417号台风，在瑞安梅头镇（今龙湾区海城街道）登陆，给瑞安人民带来百年不遇的大灾难。北麂海岛因台风经常光顾，人们早有准备，尽管倒了不少房屋，受损了几艘渔船，可人员平安，真是不幸中的大幸！



忆台风

夏日赏荷普者黑

■张弄珍

又是一年荷花季。家乡河网纵横丰富，荷花随处可见，犹如邻家姑娘。它从小长在家旁的河边或者小池塘里，也一直长在课文里。只是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，嘴里流畅滑过莲动下渔舟时，在塘河边破旧教室里大声吟诵花之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时，压根不知莲花就是荷花，更不知它别名叫芙蓉或菡萏。恍然大悟时，已到哪个少女不怀春时，当一声莲叶何田田，会望着家门口的小河出神；无缘的你呀，不是来得太早就是太迟，兴之所至摘抄在自己秘密本子里。当了老师后，《荷塘月色》是高中必读课文，每届接触一回，常读常新，多次把玩咂摸，荷花俨如老朋友。

去年仲夏，当闺蜜做云南旅游攻略时，其中一处是普者黑，地名很陌生，我本能问一句，看什么景点。看荷花！我哑然失笑。闺蜜说，那里荷花万亩盛放，就如桐浦的油菜花，圣井山的杜鹃花，去见识那个气势哦。

如闺蜜所料，当荷花长在普者黑，赋予一种新的对视，逐次周全了我们对荷花的认知。

普者黑，彝族语，意思是“盛满鱼虾的湖泊”，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山水田园，有着桂林山水的孤峰幽洞清流，也有江南山水的小桥流水人家。相传当年阿诗玛逃亡后发现了这个秘境，当机立断生活在这里。普者黑凭着这得天独厚生态资源，广种荷花。据《丘北州志》记载，荷花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。当初是为农业生产，近几年，由于综艺《爸爸去哪儿》和影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到此拍摄取景，普者黑的荷花名声大噪，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。

一个人走得快，一群人走得远，人物同理。家旁边的荷花零零碎碎，势单力薄，所以孤掌难鸣，大多孤芳自赏。而普者黑的夏天，茂盛荷花填满了所有湖泊，孤峰则是错落有致坐落河流中。据说普者黑拥有4万亩的野生荷花，品种繁多，如果运气好，还会邂逅十分罕见的“红莲沉醉白莲酣”的并蒂莲呢。每一处风景，蓝天，湖水，孤峰，荷花，游客，相映成趣，天地茂悦，圆圆满满。我们住的仙人洞村，村庄很小，犹如粽子馅料，被四周荷花严严实实裹在其中。

蒲草塘到青龙山的湖面，是荷花的主舞台，碧波万顷，接天莲叶，铺天盖地，让人招架不住。荷花，远观看气势，褻玩品情致。沿路看够了气势，我们便坐了柳叶小舟，入荷花深处，体验了梁元帝《采莲赋》“棹将移而藻挂，船欲动而萍开”，这真是有趣的事。小舟徐进，荷花就如酒店门口迎宾女子，看我们过来，芙蓉向脸，纷纷两边躲闪。有才露尖尖角的小荷；更多的是长着宽大叶子的，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白色、粉色莲花争奇斗艳，有袅娜开着，有含苞欲放，微风吹过，摇曳生姿。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却彦题诗在上头。小楫轻舟，梦入芙蓉浦。水面清圆，一

童年暑假“创业史”

■金洁

又到一年暑期，回想童年时代的暑假生活，竟发现曾有一部难忘的“创业史”，在记忆中熠熠生辉。

暑假里，暑气逼人，但家门口的老街依旧热闹繁华。看到过往行人时不时甩一把汗，小小年纪的我把摆摊茶水摊赚零花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，母亲二话不说欣然同意。于是，我搬出家里的木茶几，一本正经地在家门口摆起了茶水摊。

所谓的茶水，其实不过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井水（编者注：未经检测的井水可能存在微生物污染风险，文中所述为特定年代/地区的生活习惯），但那免费的井水清冽甘甜，透着丝丝凉意，一看就是解渴的佳品。为了让普通的井水更具吸引力，我特意跑到附近的杂货店买来红色和橙色的食用色素，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小撮，分别撒在两桶井水里，看着色素慢慢晕染开来，不一会儿，夺人眼球的“彩色饮料”就大功告成了。

我在木茶几上把几个玻璃杯一字排开，用小瓷碗从桶里舀起井水倒入杯子，再盖上玻璃片，定价每杯一分钱，简陋的茶水摊就正式营业了。那是午饭过后，我静静地坐在竹椅上，眼睛紧紧盯着那几个玻璃杯，满心期待着顾客上门。一个挑着担子的庄稼人路过，他端起一杯橙色的井水一饮而尽，惬意地抹了抹嘴，笑着离开了；一位挎着篮子的大婶走过来，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掏出一分钱买了一杯红色的；两个邻家小姑娘站在茶水摊旁讨论了许久，最后决定各买一杯红色和橙色的交换着品尝……就这样，我的茶水摊开张第一天就旗开得胜，顺利赚到了八分钱。

整个暑假下来，具体盈利多少已记不太清，但我清楚地知道，那是我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“第一桶金”。那些染了色的井水，顽固地在我永不褪色的记忆里酿成了最甜的陈年佳酿。

又是一年暑假，我已不满足于每杯一分钱的茶水生意，转而做起了油饼买卖。这里的“油饼”其实就是灯盏糕，不过个头比现在常见的灯盏糕小很多，形状也略有差异，更像直径约5厘米、厚度约1厘米的实心瓶盖。

天刚蒙蒙亮，我就揉着惺忪的睡眼，怀揣着



一风荷举。寥寥几字，精炼描摹了我们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喜感。荷花是“好看不好拍，好拍不好看”，激动万分的我们，情不自禁站立起来，不恐沾裳，也不畏倾船，拿起手机录像，直到手机发烫才作罢。这种游玩方式，堪比当年采莲人，但采莲女比我们更可爱爱，我们全副防晒武装，只作观赏人；而她们坐着鹢首，又不忘兼传羽杯，穿的罗裙，和荷叶一色裁，是劳动，也是娱乐。

大自然植物大凡是季节性的，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若是枯萎，免不了曲终人散。荷花，因清水出芙蓉而赋予脱俗高洁意义，为无数画家青睐，更为文人墨客钟爱，留下诸多传世之作。而当荷尽已无擎雨盖，仍有人偏爱。《红楼梦》四十回，宝玉道：“这些破荷叶可恨，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，只喜他这一句‘留得残荷听雨声’。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。”客栈老板娘是温州人，在这里从事民宿生意已经多年。她说，即使菊暗荷枯时，游客依然不绝呢，摄影爱好者为多。今年创票房纪录的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，哪吒以莲藕重塑肉身情节，据说来自传统年画。入诗人画入照片入电影，亦雅亦俗，兼容并蓄，荷花文化不断被丰富和绵延，这不是其他植物能媲美的。

晚上，在小村闲逛。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贩卖莲蓬、莲子、藕粉和晒干荷叶。荷花除了观赏价值，还有食用价值，全身都是宝呀。莲蓬，我比较陌生。看我好奇模样，卖家即刻演示莲蓬的正确打开方式，并让我们品尝新鲜莲子。世人真有过猪肉没见过猪跑的，莲子是家常食品，而其诞生过程让我耳目一新。更让我咋舌的，晒干的荷叶还可以泡茶，清暑利湿，清凉可口，是时令绝佳饮品，今天饭店待客的茶水，原来就是荷叶茶。望着这些血统纯正的土特产呀，我们岂能心如止水空手而归呢。

看到一段有趣的对话：
荷花对蜻蜓说：下次再见，要等来年。
蜻蜓对荷花说：若是重逢，已是来生。
时空遥远，而记忆是时时刻刻的重逢，写着写着，我又置身普者黑了。

母亲给的一元钱“启动资金”，来到现炸油饼的阿公家。只见灶台旁支着一口大铁锅，锅里的油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气泡。我端着一个圆形木制茶盘，站在边上等油饼出锅。阿公手法娴熟地炸好油饼，稍稍沥了沥油，便一个个夹到我的茶盘里。我端起用五毛钱买来的30个油饼，满心欢喜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夏日清晨的微风中，油饼的酥香一路飘散，馋得我直咽口水，脚步也不由自主加快了。

把摆满油饼的茶盘往家门口那张圆凳上一放，不用广告，无需吆喝，一大早就有街坊邻居前来光顾。每个油饼售价两分钱，不到两个小时，30个油饼就基本卖完，轻松赚得一毛钱利润。偶尔，我也会留一个油饼犒劳自己，那是贫穷岁月里一个乖巧女孩对舌尖美味最纯粹的享受。

再后来，我还在暑假卖起了冰棍。萌生这个想法，是因为看到一些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沿街叫卖冰棍，内心既好奇又羡慕。

冰棍箱是父亲用旧木板钉的，外面刷了一层绿色油漆，虽然看起来斑驳粗糙，但在我眼中却无比珍贵。为了给冰棍保温，母亲专门用旧棉絮缝制了一条小棉被，垫在箱子里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父母每一次默默支持的背后，或许有着难以言说的无奈，但更多的是深沉而温暖的爱。

冰棍厂离我家很近，吃过午饭，我就顶着烈日跑去进货。冰棍厂里十分凉爽，但我顾不上享受这份舒服，迅速把冰棍整整齐齐装进箱子，一层层裹上棉被，再严严实实盖上盖子。就这样，我用稚嫩的肩膀扛起装满冰棍的箱子，胆怯而羞涩地行走在大街小巷。我时不时用木梆子在冰棍箱外面敲打几下，以吸引顾客注意，同时也不断地擦拭着额头的汗水。有时候累了，就在人家屋檐下停歇片刻，如果这时恰好有人来买冰棍，便觉得格外高兴。

如今，我的茶水摊、油饼铺、冰棍箱，都随远去的时光，消失在茫茫尘世，但那些充满欢笑与汗水的日子，成为了我生命中多么宝贵的财富。很多时候，真想回到那个虽然物质匮乏却简单而幸福的童年。

■苏康宝

多年以后，每当我乘车路过那条柏油路，都会忍不住想起少年时代的那段日子以及那位马屿班长。

时隔多年，已经记不住他的本名。记得当时亲戚说，他来自马屿，让我喊他马屿班长。

那年我十六岁，满心期待通过暑假打工，为经济拮据的家庭减轻负担。亲戚在公路管理部门上班，介绍我到“砂改油”公路建设工地打工。初见时，马屿班长染着一头黄发，穿着一件红底白花的衬衫，搭配一条水磨牛仔裤，左手腕上刺了一个青色的“忍”字，活脱脱一副社会浪子的模样。

二十多岁的他，高鼻梁，消瘦的脸上满是冷漠，就连和亲戚交谈时也面无表情。他把我从亲戚手中领到工棚后，便自顾自地离开，没有交代我任何事项。幸好班组里那位热心的大爷，不仅帮我安排好床铺，还细心提醒我起居、出工等各项事宜，消除了我初来乍到的窘迫。

“砂改油”公路通向山外的城市。要把粗糙的砂石路面改造成柏油路，需要先用水泥搅拌砂石，在路面上垫一层厚厚的水泥路基，然后再铺设柏油路面。“砂改油”改善了交通状况，却鲜有人知道修路背后的艰辛。

在工地上的日子并不顺心。在我看来，马屿班长似乎有意在针对我。浇筑水泥路基时，他站在搅拌机边负责操作搅拌机，每次我往搅拌机里倒两甬箕沙子，其他工友只倒了一甬箕砂石，他却从不催促工友，反而待以和颜悦色；而我即便是加快速度，累得气喘吁吁，他也视而不见，照旧冷若冰霜。私下里，我还发现，每当他和别的工友吃夜宵时，总是谈笑风生，完全像换了一个人。这让我更加确信，他是在故意为难我。

随着工程推进，水泥路基浇筑完成，开始铺设柏油路面。班里12个人被分成两组：一组留在料场运送砂石，另一组去清扫水泥路基，为机械施工做准备。

我满怀希望能去清扫路基，因为公路在山野间，空旷又有清风，没有粉尘困扰；料场在山坳里，闷热又不通风，搬运砂石时尘土飞扬，沥青气味刺鼻，一天下来浑身脏兮兮的，晚上洗澡时，一盆水半盆泥。我幻想着凭借亲戚的关系，马屿班长肯定会照顾我。现实却令我无比失望——我被分到了砂石料场。

八月烈日下，阳光像火一样灼烤着皮肤，又咸又涩的汗水流进眼睛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在砂石料场日复一日的繁重劳作，耗尽了我的体力，每天收工回到工棚，我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。看着马屿班长对其他人和蔼可亲的态度，我对他的怨气与日俱增。

修路的日子让我真切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。其间，我不止一次地告诉班组里的大爷，家里经济困难，我准备放弃读书，跟着他们一直在工地上打工。大爷每次听了都不做回应。

三个月里，我干活从不偷懒，可马屿班长始终没给过我一个笑脸。只有一次，我因劳累过度中暑躺在工棚里，他到我床前伸手探了探我额头的温度，欲言又止。我隐约从他冰冷的脸上看到一丝关切，但那种情转瞬即逝。最后，他终究还是一言不发转身离去。我的泪水当场就夺眶而出，为马屿班长的冷漠感到伤心。

工程结束后，班组前往下一个工地。那一天，先行批人员名单里没有我，我急忙去找马屿班长，打算放下面子央求他带上我。却被告知，马屿班长已经提前去了下一个工地。更让我惊愕的是，在第二批人员名单里也没有我的名字。显然，我被“抛弃”了。我猜想一定是马屿班长看我不顺眼，所以趁机“甩”了我。

那天早上，目睹班里其他工友集体开拔，车子启动时，班组里的大爷突然又跳下车，将一封信塞进我手里，说是马屿班长临走前让他转交我，刚才太忙，差点忘了。大爷见我一脸委屈，轻轻拍拍我的肩膀，笑着安慰我：“别难过，早点回家啊，否则父母会担心的。”

车子远去，我展开信，上面是马屿班长几行笨拙的字迹，寥寥几句却让我眼前一片泪意朦胧：“我曾经也像你一样，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，早早离开了学堂，吃了不少苦头，后来才知道读书的重要。所以从一开始，我就不想让你吃这种苦。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读书学习更重要的事情。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，记住，读书能改变人生，我错过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！”

